

唐
文
粹

一
三

新
子
知
船
齋

PDG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銘丙 銘陰附摠九首

宰輔七

唐丞相逍遙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唐丞相太子少師竒章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二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

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丞相道遙公韋公墓誌銘 并序

唐故中書令道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爲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臯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革實而不滯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橐籥之冲虛播朱弦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哲懷驚擾從君子進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覆簪登朝濫觴宰邑聖朝知其固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里七郡三入中書再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諉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爲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

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懸文武矯首
才無我失善若已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訐謨皇極功格天地茫
茫蠢蠢既生旣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迥邈心遐
杳然朱戶之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
野擇逍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
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元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
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
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啓均養之德
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
實摠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
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
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遘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
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
某地有子孚恒濟史儻然在汝靡所宣哀以其忝縉雲之舊寮沐

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闔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
至於歷官次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
不存焉銘曰

我我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
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逍遙啓封帶礪傳祀生涯
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臧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軫兇害直事乃不行慮
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
爲輔讓子以續公費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
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
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
色諤諤又刺汾澮遽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
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闔中國卒人

哀喬嶽隕蹟輔星昏霾天子涕迎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
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
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
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
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
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
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
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
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
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
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

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懸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并序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薨天子輟朝羣臣出次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蒞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輜車鹵簿哀導加于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閉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

祖襲襲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
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
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絕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敘
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遼廓謁至尊於幕殿議大
計於轅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
略大業翊贊中興公撫於內汾陽營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尤帝
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四十八人議在
歿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
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計果
今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
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
社稷於一身夫平計之勃安之揔有平勃之勲伊攝之霍立之再
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晚嬰衰疾屬辭樞務遂得特
紆聖眷俯降臣禮赤墀之下杖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

明主上德而屈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
詔冊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
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
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遐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
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
而歿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察垂向呂稷望咸等並強學懿文保
家繼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教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
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淳粹全德體道磊落臣節深沈廟謨智
能逃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舉族南棄拔身止嚮一見
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籌畫爰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
狩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
萬方是荷聖皇在闇務輟宸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
我鼎臣天歸說夢嶽降申神嗟峨碑版突兀封樹嗚呼相國韓公

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

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冊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愨皇中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摠中龢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

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政
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
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綢繆樞極
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
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
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
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
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
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
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揔已搢紳瞻仰者凡
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闇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
之化涖南海有威懷之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
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旣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密
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怨

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爲
時龜龍公所樞柅喜士容物羣而不黨理遺情恕犯而不校一言
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燄不
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
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鶻擊引滿金絲合奏時賢傷人結轍在
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橐鄉耆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
放懷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生之法志著通典
二百篇誕章闕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繇
幕延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
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柔淑
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填與其弟
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爲卿大夫元
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廢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摧剝相眩無怙誠
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辟晚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

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鏤幽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蘇平五福叢滋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縣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茫茫厥礎納書禮優職襄和氣在上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此玄室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燮和樞極文武致用實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

司空今皇帝憫公徽懿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
前史稱賈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建議深
切漢元帝爲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議論風節者也曾王父
遠則皇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
考琰之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
仁恕極深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寰海未靜
褐衣危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爲尚書郎亞尹北
都剖符西河嘉猷循行所莅居最大曆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
貞師于梁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恒然光明進叅六職節
制襄峴載會兵車撫征淮右徵詣行宮真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
任分正洛師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摠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
愷悌清靜於是膺審象之寄贊格天之業中外授受勤勞王家易
坤之說曰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
說曰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弼亮時化故其撫

封也不尚禁厲不施瞰察扶導善氣折銷未萌使貪者讓躁者靜
四鄰敬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
隲財成造化宗工雋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輝涵泳
無際藹然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詭詞勞謙不伐者
亦何可勝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聳善虛已求天下之才博
聞強識通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著梁懷王傳碑先君子碑陳祖
德以自況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閱達邁乎羣倫撰海內華夷圖及
論次地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域內言方志者以
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絕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爲丘禱死生爲天理
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美積壽堂自爲終制憤然委化以啓手足推
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
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疇太常
寺協律郎早夭次子隣太子司議郎少子暉京兆府叅軍事馴行
孝謹號咷毀瘠奉二尊堂惟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倬魏公發輝清時外摠方國掃除螟勝入
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穆如飭風叩若華鐘
偉材閱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
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旬逮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
兮闕此音形前直國門兮旁邇梁傅不忘本兮公之素笳簫啓路
歸此壤樹嗚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竒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

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
隋氏封竒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
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
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
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
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

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竒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郟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恪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

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賈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曆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暉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踈惡歲輸簾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

塹甃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

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

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

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

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

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王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

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劔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

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臯二十年至死恨

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劔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

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

在平涼郡西

上平涼坂萬騎綴回

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

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

且有太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准

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

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䟽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敘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纁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軋在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

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
言積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
一叅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貞外長史天下人爲
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
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
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
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
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持一資
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
鈇劓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
惡希嚮所爲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
其子女月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譎
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
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

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
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
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恠官財與
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
鄉貢仕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
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察吏必言古
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
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
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
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浙南府協律郎皆
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禧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
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
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
進士鄧淑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其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

山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洿幽以獨明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時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壘孰爲忌畏譜去南海不校不辨牽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番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

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網緼誕靈熊渾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宣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舊勞以亞丞相得顯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褒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綢繆樞衡臨長諸侯玄衮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

器勳猷備其贊書始終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莫州之
廡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某原追錫太師不
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賻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
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滲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
濟之蜀昭烈皇帝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衛卿臨洮軍
使襲彭城郡公贈永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
州大都督父忬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
公公承是覆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肅端明溫重固
已蘊絕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橫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
叅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
子家令爲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薦輿
師之拊養如良庖之無脊肯翳良農之無滅裂司徒即代有詔奪
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
大旱蝗蝗爲災絜齋蔬非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萁萁因其豐

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誘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聳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掖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用朝不庭方厥猷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啜刺寇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萬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滏于澶薊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室韋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陁之北戎王棄其國趣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縵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眈眈公署沈沈自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采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

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
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莘莘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
祁寒則頒之絮帛大歉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蒙被惠和嘉祥交
於動植孝順浹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
常山公率先蹈厲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
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旣圍樂壽又遣支兵急攻安平三
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千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
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制勝於可必也天子賜
以寶劔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机
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
而下霈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
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總以君命起於倚廬之中委重戎事由御
史大夫爲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
之命焉茹荼雪泣祗服丕矩以國僑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極

榮號沒有愍冊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爲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摠馨香以識冥實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懋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履來宅便藩渥命焜燿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徠蕩定勇略昭宣燮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爲齊斧廓開稔疹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庇人尊主郊穀敦悅乃主成師善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辛酸涕洟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恩延必復叅差輅葆澶漫陵谷勒石下泉幽玄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

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

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公諱積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

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

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
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
便相噪嗷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
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
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
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上
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
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
方將行已志荅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
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
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
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
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詔使道呵塵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
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

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齟齬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洎諸孤幼等號護膚妻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

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
官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
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
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
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
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
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
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
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
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
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
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
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銘

下 誄表述附總一十二首

庶官七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柳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宥墓誌銘

韓愈

牧守四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呂衡州誄

柳宗元

左黃州表

附元結

陸欵州述

附李翱

賢宰一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
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

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巽寢疾薨于永崇里享年
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
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
府長水縣主簿祖承胤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疑右武衛錄事
叅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
仕爲華州叅軍試言超絕補鄠縣尉登朝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
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爲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爲戶部左

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爲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
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
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爲兵部侍郎在途
加度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今司徒爲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間
一歲轉吏部尚書揔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
心竦意倚以爲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
洪範之正直稟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爲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
曹還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爲二方循班制建
長利布以休蘇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杪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鈎
撫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如楷拳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
問人疾苦廉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羨使郡自爲理得以蠲乏
用補庸亡府無私焉四履之內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
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導彼輕僇率循教
化皆聲詩揭于康莊其制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

地不加賦佐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濫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爲奸牢
盆以私幣貨寔濫公則去一朝之便質終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
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
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
齊斧是皆謀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
然商功利拊秋毫而已哉其爲天官已嬰寢患猶與郎吏切劘奏
書去繳繞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掃
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職業雖康寧宴間之不若君子以爲難
自解巾褐至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
卓冠出倫規爲密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
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爲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
章句喜士尊賢開懷蓋簪絲桐博奕談笑嗚噓每有餘裕而無留
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弘濟爲已任而績用未究斯
吾君所以當寧流嘆而衆君子失聲怛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

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幼平之女次京兆韋氏二夫人潁州刺史勺洎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姝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不幸凋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謹有馴嗣子繼京兆府參軍飾躬彊學幼子紵編皆以門蔭在仕紹繼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託故不得讓焉銘曰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慶祉兮天官冢鄉莊重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持達視所履兮表率二邦鰥孤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羣才命適已兮緱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袒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

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韓愈字退之
後魏安柘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敞素父秘書郎
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
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
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
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解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
知人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
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
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
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
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
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
非是任爲身恥止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
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邪吳元濟反吏兵又遁無功固涸

將疑衆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摩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敦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旱糴醫倖臣之銜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闥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顛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痼此四方惟

聖有文垂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曠義滂仁耿照充天有如
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嗟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
歸奈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摠萃焉始堯舜之君
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
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
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
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
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
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
槩賦詩故其邁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
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

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
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
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情切穩順聲勢
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遠近務華者
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
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
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
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覈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
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
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
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
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
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病懶未就爾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

美之樞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
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楊
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
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
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
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
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叅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
竟以寓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
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
以給喪收拾乞丐煇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
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
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而卒其寮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

怙怙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用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博士由博士爲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跪乞留或留或遷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眈眈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繇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旣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藉君

表爲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
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
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瘡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
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
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
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
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
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歿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
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素與昌黎
韓幼深京兆王鎮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
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
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
祕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

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邪時不幸邪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銘

并序

韓愈

李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歛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爲其壽死而不朽孰爲其天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

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于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斬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且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旨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淳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于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于本相伴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

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譴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自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

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歇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呂衡州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

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于南北舟舩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觀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瑞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蠶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

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
唯公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
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讎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
屢阜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選邦良難
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茲
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
備君自他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
糾迭伊肅邪諛具畏遷里道民民服休嘉恩踈若暱惕邇如遐實
閉其閣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
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邪我黍之華旣字其
畜亦執其麻馨鼓斯屏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旣成
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
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弁旣悉罷羸乃逸唯昔舉善盜奔
于鄰今我興仁化爲齊人唯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

足邦思其弼人戴唯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怙而君不壽
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
賙賓客恒是懸磬逮茲易簣僮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
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
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
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
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謨是旌是告永永
不渝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
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
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
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
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

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歙州述

李翱

吳郡陸叅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

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顛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

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
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
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
後魏七葉易爲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
爲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
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
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
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泉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
賢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北
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叅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
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傷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
姪婚仕爲念受署魯山今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
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稱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
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

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庭宇播於四鄰則政
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
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
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
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扇輪牆藩之禁達生
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汜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
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顛氣中
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
佐世而羔鴈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邪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
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
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
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
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
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

列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
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
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

吳興姚

鉉

纂

銘戊

版文誄表附摠七首

命婦二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一

陶母墳版文

附舒元興

隱居四

東武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德先生誄

附李華

廣陵陳先生墓表

附呂溫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韓愈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樂守邊有勞詔曰樂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

專家政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為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為易施于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勲婉婉夫人有藉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

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
洪瀆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
卿王父諱瞻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即睦州
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令夫人有四子
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
州韓城縣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爲監
察御史次女爲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
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稹之爲拾遺也夫人進封
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
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牒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
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
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
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絮
家祀傳爲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

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
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
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
時府君旣歿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
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旣第判入等授祕書省
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
人而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于朝
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以順
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
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
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
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
傭保乳母之類有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獲輩乎
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

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
正詞氣誠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
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橫楚閨門
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
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
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
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
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闕睢
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
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
佞辱於夫人之幼子積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積泣血孺慕哀
動他人託爲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
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觀夫人之墓使
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陶母墳版文并序

舒元與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
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觝教磨去法用
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
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離立相望中央
寂寥希吾或稀太歲在卯子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壁東南行
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視之則
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
方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
之謬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
教猶有嚮者之謬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謬或鮮矣英英哲母煦然
化成成之中而能敵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鴻
聲芬馥撲染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

風可以卓往赫來爲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邪徘徊聳慕龔
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孟爲鄰後
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潮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

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自汝南仕蜀爲
尚書令其後蜀爲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
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爲郡長蕭齊之
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爲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
爲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蒙爲黎州長史護督南
梁二郡太守太樂爲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父慶好
道不樂爲仕得墨子五行祕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爲郡主
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迥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
少孤而有純德恭已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迥君之

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優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故居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爲政也奚其爲爲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萁萁黍稷漠漠汶陽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嘗乘肩輿省農時饋田畷刑以肅墮悅以勞勤若孫吳之用兵鷺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君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媮衣食帶刀劍椎埋胠篋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畝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

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迫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趨趨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誠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歛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業也有子

某等皆能祇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
玄月載踰十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
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歿矣
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鼎氣氛氲挺
生君子於鑠元真惟孝肅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茫茫
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槁勤孰爲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
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
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旣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
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
孫孫驕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 并序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
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祕書白虎七變隱於郡

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
豪傑公河目海口欽頤虎顏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羣書祕學無所
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
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
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
俊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爲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
得也州將縣長時或爲議青龍癸未唐歷之微公乃山棲絕穀放
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
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太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乃茂不可以
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恃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
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
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
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縻至於赤龍赤龍之
興四百年天紀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

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巳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巳未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巳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邈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南山四君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德先生誄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維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誰倫可造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佞人方於賢原思宓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維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疆畛之際維之聖人衣冠之潤向使獲親聖人則鱗差耕雍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

甚弘謀尊王室而戮死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維之鄰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維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爲僉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誅之余誅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噫嘻哀夫人德甫余將疇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鎮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踈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爲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知命是達怡神爲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貴我

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爲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旣知矣謂神蓋幽亦旣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爲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闕軼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徵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記甲 到難附摠一十二首

古跡二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陵廟四

女媧陵記 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至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到難附摠

外物一

醉鄉記 王績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勲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指擣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相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

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盧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僣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鑄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

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與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没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巖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固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雨涘沒
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
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
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
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
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鼈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
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
寧非止水之餘嶄嶄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
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所響鼓簧而
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
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
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
龍劔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
帝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

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
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秦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
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秦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
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
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
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
黃河旣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箠不能匡其味與夫當
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
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
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劔示不言之信避國
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
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

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
牆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
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予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閨壺之內
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
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析報獻奠贄幣宜
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
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
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
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旣歿諸劉將西扶葬洛
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
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
邇衆而歸邈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

土趨持樹本既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瑄未臨籌以當道觀察支使秦承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疏拜歷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凋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耆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荅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數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

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
迴岡旁轉圓環四而中成坎窞窅窅洞生泉噴源東西三里而
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湫
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渭爲其後洫褻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
鈎結蟠護不南不比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
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
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旣以礪确外爲寰宇敞無垠壻以居
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
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
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
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
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
澗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

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旣由
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
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揔天府之津液
疏皇居之墊隘潢汗入其洞澈銷涎瘳以下澄汗虛隨其佳氣蕩
鬱攸而上減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鴈
斜窺澹汔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竒花中縹重樓天矯以縈映
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滉漾電熒疑煙吐靄泛羽游鱗斐郁
郁以閑麗謐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
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拔楔則就
絮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
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砰鞀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黠藹敷俞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

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亭亭瑞見祥形其或淫泆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覩其棲神育靈興善懲惡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竒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言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

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
今丞相竒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
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
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
河維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
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
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
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獻瑰納竒四
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
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
紳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刺如劒戟者又有如虬
如鳳若跬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

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歛雷疑嶷然有望而畏之者煙霽景
麗之旦巖峯靈霽若拂嵐撲黛靄霽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
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翫縷疾縮盡在其
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
追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疑結偶然
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
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竒騁怪
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
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
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
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
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
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曩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趾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倉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

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治
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
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
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
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
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
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夔

天子握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裔水浮溟波陸上青山
或時晝短宿在林壑繇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崖
卷束勢合如屋屏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倦躅羽容覓
色霏遠瑤局加以上戴霄峯中流晴溪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若夫
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有雲於朝日乳枝疑斷而磬落松籟踈風
而瑟續不書其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夔古同出野夫樵

子無日不到冠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漠無主龜山挹
玉堂之會瑤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邪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
於聚落持律第一探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
德門之齋也宰於涇陽懈筐范綬之政行焉事歸條貫官有餘日
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旣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絕壑形渠渠忽
驚呀豁危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寧掬谿飲水稍稍神定噫乎
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爲之賦廣言磅礴
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不得獨豪矣大凡人間跼束難有閑
日瞻彼石室嗣子之到者誰邪上谷交親同躡舊山者京兆韋君
長文時爲南都曹掾手持密轄杳在蓮府緬昔泉石俱爲逸人張
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簪纓軒冕浮雲也今日煙霞林
壑思同甚難故礪室琢壁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羣仙之降次
將遲京兆之游些

京兆韋長文上谷侯著河南史傑清河崔存慶存範蘭陵蕭及上

谷侯從直清河張君爽張甫釋澄雅智捷明則成文後一月琢石
又一月儒釋侶十四人同游立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險阻其
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
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
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
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獻因
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
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
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
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
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
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

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
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淳寂也如是我
將游焉故爲之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

...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記乙 摠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奇元興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碑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問國庠記 舒元典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杜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鑄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

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瘳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輒道以監之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

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扆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忿憩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唾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直省院

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羊之神何其賢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旣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爲歎迺議於中丞深樂之昂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爲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爲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

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
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爲御史臺中書南
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爲軒入
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迴詰曲矚之盈
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藥案枕麗而不華門牕戶牖華而不
侈名木修篁竒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於几按筆硯簾
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按牘飲食
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叅謁入吾門將抵伺
於屏者見吾軒堂塔闈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爲此者何尊天子
也吾府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
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
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
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帝作大明官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
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

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搢紳觀者命爲御史比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其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洎三院主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賔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叅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相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勣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敘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

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
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授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
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
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蹈邪佞延俊
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
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
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豪挾君子
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
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
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
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
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恟生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
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
爲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
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
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
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
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貞
之數辭尚體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奉命維谷
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
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
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
上至中司鸚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

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
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
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
煩簡則殊而舉直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
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
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
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
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寔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
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啓事賦祿必
光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
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顯南曹之任其後或詔
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

膺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
會吏之音衷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闕略守或刻深苟
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
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槩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
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
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
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讙受祿者不誣恢恢然
投其虛而銛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
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
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
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

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
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
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
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
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
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
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
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
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篚簋
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壺洗俎豆醴尊之器必繫于壇堂之
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
簠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
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
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

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飾三官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爲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楮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

鄉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府君叔相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相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卽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

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
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貞
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
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
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
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
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
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
賀秘書由是爲博士爲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爲八品
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聞有司
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
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闈中歐陽詹又繼之是
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爲與武公
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

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尔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叅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污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遠賜千萬時祭酒嗶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軼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充以儔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皆施陰闢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旣成讎校旣精白黑彬彬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

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旣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旣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柝柝不邀不嬉庶乎道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警宗之事得以開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輿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馭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旣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土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舉爲圃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

年無儒論故庭化爲廢地久爲官於此者園之非園所宅也循廊
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
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
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
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
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頓故
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
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
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教興而作復唐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
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
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
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犯
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

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隊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官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郊廟梟夏逆首殛潞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解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魏魏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記丙 述附摠一十二首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顏況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盧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記

竇滂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丕冒與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千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閩撫安餘衆且理于鄆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汗俗人旣沐浴咸以絜清物無天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林林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爲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聲一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

咨者訪耆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
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
中爲摠管府亦爲都督府而蔣曹戴濮兗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
復爲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罔率訓典
改易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
兼句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爲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
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旣遭蔑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
備于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已亥直歲十二月已卯檢校禮部尚
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摠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爲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爲吳興郡
其野星紀其藪具區其貢楸柚織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過
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感
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

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秘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謨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謙正也劉貞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弈葉之勲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旣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逋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郭糴萊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聿興廢士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沅摠兩家之說倣洛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歡竦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

陽山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賚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禁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茶然而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便鍵之以勤彊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旣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更簷簷公能馭之雄亦爲銛跖亦爲廉始繼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旣來徭稅先具污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緡公來幾時

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冥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繼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旣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腎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孰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圻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途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隸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勅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勅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爲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斲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墮蠹棺櫬歸然者有棺窺分圻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孀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管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

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
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
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
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
父子昆弟不葬子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
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劉公教生者以禮示
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
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淡旬適至濠上自覩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
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
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涌

毗巢虐池之二年涌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
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礫凹亞相覓雜視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
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礫者揜明年春夏

熟冬熟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廊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廊署焉則物得以營祭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塹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李僕射爲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滴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鑿輿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克宮闕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玄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馭鞍之役韓厥爲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爲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將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

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比分王建置不
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
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
官不專武事廢爲州吏負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賔
之俗邊雖有防示不又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
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
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
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
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
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
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
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
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鏡鑷師律旣和軍容不肅
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綬之

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援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歛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却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臯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楊州本大都督府親王

居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于壁去大曆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揔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

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伏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貞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老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益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哭貲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

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
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
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
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
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
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
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
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
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
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
苞篚鞞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楊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
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

專故命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
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
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
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剴繁決
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沈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
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糗也
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
令始至取宮羨物益備器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
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
夏之稅先期而集宥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魁而萃頑者
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
救渴而澤周萼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麇復老弱之流庸者
而彊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旣埋厄斤
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旣接益久得實

其間乃刻山石鑿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
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
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涖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
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
漢則復命縣掾曰尉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
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
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
萬年爲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爲之最
緊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于緊
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
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
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

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貲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貲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
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
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
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董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三

日

隱者謂其歸土與黃姓時意有然操非君主下鄉故是年十月十二
日宣示本縣數月其子其其定於子願若燔燔子亦亦皆曰之至生
受命之平王月余請蘇下月又請蘇見東華百結西羅黑其因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吳興姚

鉉

纂

記丁

書附摠一十七首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附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虢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螫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螫乎高齋清池其所以晏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
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
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統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
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局迴塘屈盤香島交映溟渤轉於
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
島識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竒方舟逶迤樂魚時翻
飄葉雪飛泝泂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
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
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皓
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
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
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墮夜深疑
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
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瑶階如真

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闡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竒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
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
暑也敞南薨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
白礧階用石翼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
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
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
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
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
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
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
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
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
石嵌空埴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
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永日堂東有瀑

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
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壘壘
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
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
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
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
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
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
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
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蹇
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
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
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
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闊達志遐遠舍和而不假修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詎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斲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闕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

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邈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鍍錫身被瓔環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脩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墀實窪窞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

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驎之馳騁況大江在下
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
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
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形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
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
而下陰陽戒於愀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
欲軒冕文綵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爲
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内室欲虛堂
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
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
不能煦其形神察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内思恬默
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内室彤彤而熱者其

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
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椽桶破者爲雷削者爲障舊者爲樞篾者爲
纏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音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圻攘
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焔焔如
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
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
之寒燠反是果爲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
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
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
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
廬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爲邵州道貶未州司馬至則
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

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凡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異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阜即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乎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廡之勳慊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樑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嘖入夕蟾始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觀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

至越活筵走素榻囊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撫而敦嚮之
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
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鬪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
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
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
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
然也嚮旣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哉莫
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
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
嶂之命爲宜至於欄干躡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
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
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輟以輦其正者
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消絮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嗚大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
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王勃作序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暮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桶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公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
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
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屆佛刹
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
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闈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
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颼颼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
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
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
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某幻成余旣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
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
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
槩絲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
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壓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

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樞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旣除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林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棊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

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
事脊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逸亡
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櫟灌繩墨之下無姦
傲既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泐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保於是乎幽
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繇是
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雲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
之前有大野縣雲繚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
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莢
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
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于雲浮
軒瞰流栽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
輪奐之美錙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彤紫而不踰內
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雲曲沼逶迤以中貫飛梁天矯而對起紫桂
翠篁辛荑木蘭碧枚丹竇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繁葉振葉落英飄

颯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
之石嶙峋乎玉容葳蕤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初宜
以白蘋間之紅蕖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綵舟
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
樂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爲
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殿置借
矧蘋之爲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
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咏歌
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
購武夫之美功塵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
觀咨其病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
將浮淞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
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没其
誼云

潁亭記

陳寬

潁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予升之見潁水直北劈地而來澗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崒屹不得進蹭蹬卻倚三十六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幾而遽以麻覽爲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爲不聞也夫陽翟自潁陽達許昌皆漢郡潁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潁亭遂名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緩進旣揖旣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鈞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繞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傾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盡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真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埤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盧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

紐狀鼈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憚
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旣歸邑人踵公遊
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
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
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
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
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
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
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
偕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
之辨方經蹠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
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
去以自薙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壘之
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西南

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頰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
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壑疊迥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
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平波裏熒熒
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没乎前後一眄一睎
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
秉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租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
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
阜其固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
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之復
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
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
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
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
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敦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持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歇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踣環行睥目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

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龙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

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卻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
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衛數澤之大亦有言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
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
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
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
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
顛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疑之節則棲同雲於扁闔見雪之
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
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
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
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

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玉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隔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生于郢之亭亭在涪州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臧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諱然名浩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益亭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

平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禘絜饋則
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
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